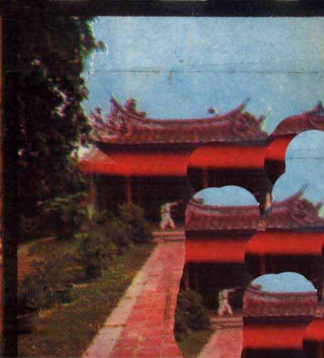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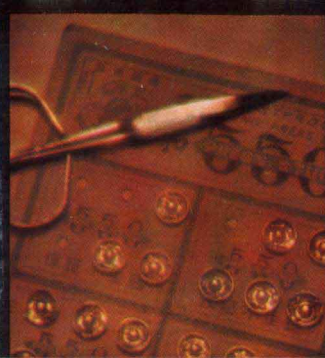




刊集象萬



# 藝海拾貝



書叢報合聯

萬象集刊

藝海拾貝

聯合報叢書·萬象集刊

## 藝海拾貝

編者 聯合報編輯部

發行人 王必成

出版者 聯合報社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報字〇〇二九號

總經銷 聯合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

郵政劃撥帳戶一〇〇五五九號

電話：七六八三七〇八

印刷者 三文印書館

定價 新臺幣肆拾元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五月初版

印翻禁·權版有

# 目錄

中國人的現代音樂·····	鄧海珠	一
唱我們聽得進的歌·····	茸生	五
亞洲音樂新環境·····	鄧海珠	八
音符·實感·源自智力測驗表·····	黛比	一〇
跋山涉水·追尋民歌·····	鄧海珠	二三
李抱忱壓箱底的曲·····	鄧海珠	二五
「你儂我儂」帶給我的酸甜苦辣·····	李抱忱	二七
老歌新唱訪慎芝·····	黃北朗	二九
低聲輕唱「思想枝」·····	黃今晉	三三

春風望斷李臨秋·····	林二 三
我的「思想起」·····	林二 六
「小毛驢」是中國民謠？·····	凌晨 三
「回憶」，那首憶起花蓮的歌·····	凌晨 三
「回憶」也是因緣·····	陳崑 三
蜜月琴笛二重奏·····	鄧海珠 四
他是屬于拉小提琴的·····	鄧海珠 四
大提琴手馬友友·····	鄧海珠 四
輕攏慢攏彈古箏·····	王淑芬 四
華與木管五重奏·····	鄧海珠 五
千畫之屋·····	高惠宇 五
王季遷問：「誰懂藝術」？·····	陳長華 五
藝鄉霧臺·····	楊克明 五
臺陽展·四十年·····	陳長華 六
歐美的美術館·····	陳長華 六

顛沛流離一畫家·····	陳長華 六
楊興生的吶喊·····	唐樺 七
筆墨瀟灑的丁衍庸·····	陳長華 七
王王孫「筆走龍蛇」·····	李霞 七
南鯤鯨·訪洪通·····	陳長華 七
張大千的「磨牙驚蛇」·····	林慰君 八
葉公超醉裏題詩·····	陳長華 八
陳其寬的畫打開視野·····	陳長華 八
陳之初藏畫香雪莊·····	陳長華 八
宋禮義賣畫成行家·····	陳進榮 九
梁丹丰作畫北極圈·····	郭聯佩 九
張大千漫談「歸去來兮」·····	蔡孟堅 九
張英超未完成的傑作·····	馮金桁 一〇
泥土裏的畫家張文卿·····	陳長華 一〇
傅狷夫揮毫山水間·····	陳長華 一〇

系出同門兩畫家·····	陳長華 一〇九
「阿難」的畫·····	曠湘霞 一一一
寇培森的骨董和字畫·····	陳長華 一二四
席德進「禪」味十足·····	陳長華 一二七
姚慶章畫中求變·····	陳長華 一三九
山城畫家黃義永·····	陳長華 一三一
唐能理熱愛中華民俗·····	陳長華 一三三
一位從事「紙藝術」的年輕人·····	王淑芬 一三三
安拙廬的「龍鳳配」·····	陳長華 一三六
李錫奇的版畫世界·····	陳長華 一三八
顧炳星的「畫話」·····	陳長華 一三〇
施並錫的六年「賭注」·····	陳長華 一三三
徐樂芹情感入畫·····	陳長華 一三四
李其茂的繪畫世界·····	楚 戈 一三六
西班牙姑娘·樹·我的畫·····	林惺猷 一三九

老太太看老太太的畫	陳長華 一〇三
畫家的手·生活的手	王淑芬 一〇四
受傷的心·孤寂的畫	陳長華 一〇五
林登太的茅屋別有洞天	陳長華 一〇六
畫鴛鴦·覓鴛鴦	陳長華 一〇七
婆婆畫·「童心不泯」	陳長華 一〇八
桃花塢木刻年畫	陳長華 一〇九
棒球畫風靡東瀛	呂清夫 一一〇
被遺忘了的銅版畫	曾芬源 一一一
版畫與生活	楊英風 一一二
赤裸裸的碼展	陳長華 一一三
藝術屋·街景畫	許天容 一一四
舞·蛻變	鄧海珠 一一五
電影豈能「不食人間煙火」	劉藝 一一六
一個電影工作者的自白	劉藝 一一七



- 布袋戲……………君 韜 一五
- 攝影師製造的「美」……………映 紅 一五
- 漆藝·一種文化財……………唐 樺 一七
- 金奉龍的螺鈿漆藝……………劉良佑 一九
- 國劇中的旦角破臉戲……………黃 漢 二〇
- 穿針引線談湘繡……………張德光 二〇七
- 唐能理收藏神像……………陳長華 二〇
- 沉船·宋瓷·海底寶藏……………陳長華 二三
- 看鏝罐·想當年……………陳長華 二六
- 外國人迷上木片花……………張德光 三八
- 巧手編製竹魚蝦……………林 榮 三三
- 螺溪奇石硯……………陳丹暉 三四
- 匠手下的「自然」……………謝亞文 三七

## 中國人的現代音樂

鄧海珠

臺北市復興南路廣正大廈的八樓有一所三十多坪的房子，像是一對小夫妻的新居，但是事實上它却不是一個住家。

這是賦音室內樂團的團址，在不算大的客廳內，擺着一架演奏用的鋼琴，旁邊散立着些琴架，零落地擺着些樂譜。每當要舉行記者會時，「賦音」的團長溫隆信就在廳中架起一張長桌，上面擺起一盤盤精致的小點心，然後以他不快不慢的聲調，大談其「賦音」的過去與未來。

話題還沒開始，就有人提議「來點音樂」。當場演奏當然不可能，於是溫隆信走出大門，走進另一個小房間，在價值上千萬元的機器上動動手腳，流暢優雅的巴洛克音樂，頓時「立體音響」起來，令每一個在場的人都覺得很舒暢。

「誰演奏的啊？」有人問。

「這是『賦音』第三次定期演奏會的錄音，九月舉行的。」

「不錯嘛……」

雖然沒有看到溫隆信的表情，想必他是充滿了笑意。賦音室內樂團是由溫隆信一手策劃組成的，在今年年初成立，一年來他們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四場巴洛克演奏會，替洪氏基金會的「中國當代音樂作品集」錄製了「弦樂四重奏」和「意念」兩首曲子，在亞洲作曲家聯盟第四屆大會中，演奏現代音樂，及應各學校的邀請，與愛樂的年輕朋友交換觀念與經驗。

從這許多活動看來，他們的音樂有兩個方向，一是「現代的」，一是「巴洛克的」，為什麼如此？不妨讓溫隆信繼續說下去：「第一、我們認為既為現代的中國人，就有責任來推廣現代人的中國音樂，中國人的現代音樂，第二、我們認為應該有一種能讓所有人發生興趣的音樂會，節目討人喜歡，又富於變化，使觀眾能盡興而返，乘興再來。」

賦音室內樂團現有團員三十餘人，都是國內各種樂器的好手，有時他們也邀請國外的專家來助他們一臂之力，如日本打擊樂器家北野徹，韓國指揮家朴東旭，以及我國旅日小提琴家謝中等。

在這入浮於事的今天，不禁令人想到一個問題：

「他們到底是職業的還是業餘的呢？」

「我們沒有一個人是業餘的，可是也沒有一個人拿薪水。」

溫隆信的意思是，他們有著業餘者物質上的制約，却有着職業家的精神與技術。是的，在他們的「宣言」中，有着一段昂揚的話：「如果組織一個樂團，只是爲了維持一羣音樂家的工作與生活，則我們寧願解散！」

不過，一個三十餘人的樂團，又時常舉行演奏會，總是會帶出另一個更現實的問題：

「你們賠錢嗎？」

「賠是一定賠，不過現在漸漸好了。」

這個消息令人鼓舞。溫隆信指着一片大玻璃後面的幾部錄音機器，似乎「轉機」就從那裏出來。「我們用它錄音，灌製唱片發行，不過我們絕不錄流行歌曲。我們打算在明年灌製一些兒歌、民謠或是學校教材的唱片，也計劃灌製國內優秀演奏家的唱片，這些都是國內極端缺乏而極需要做的事情。」

溫隆信在國立藝專就學時主修弦樂，旁聽作曲，畢業後走上作曲的路子，現在身任「賦音」的團長，又指揮、又「玩」音響，這是否代表他在嘗試另一種改變？

「不會的，作曲是我的本行，等『賦音』這邊基礎穩固，可以換手時，我就回去了。」溫隆信笑着說，頗有淵明歸隱的味道。

「其實，溫先生，不管你回不回去，國內都需要賦音及你。」

「賦音」就像一顆初生的樹，一出土就欣欣向榮，且讓我們看着它成長，及至綠葉成蔭。

## 唱我們聽得進的歌

茸生

「對不起，我的新作還沒有製成錄音帶，我哼給你聽好了。」游昌發的幽默很純。

游昌發的十六首聲樂曲，七日在臺北市實踐堂發表，到時將由女高音高橋雅子、男高音陳榮光 and 男中音陳榮貴來「哼」。

兩年半前，游昌發結束了在奧地利的留學生涯，負笈歸鄉，在他走前有人告訴他：「回國不要養牛、養羊，還要打紅蕃。」

「你是說國內音樂界還是一片荒地？」

「至少我們都是拓荒者，就以我為例，我在一年前本想舉辦一次『中國近代藝術歌曲比賽』，結果因為找不到『近代』的作品而作罷，不過却因此激起我寫近代藝術歌曲的念頭。」

「你的作品是現代的？中國的？抑或兩種兼具？」

唱我們聽得進的歌

「應該是以上皆非，我不管什麼派什麼類，只寫自己喜歡，而希望觀衆也會喜歡的東西。」游昌發畢業於維也納音樂院，主修聲樂，在作曲上也花了很多時間，照理說，他應該是很前衛的，可是事實却不然。

「國內所謂的現代音樂事實上已是國外三、四十年前的東西了，目前這種學習西方的方法就像是拿一塊不解凍的肉來做菜，怎麼能希望有好的成績呢？」

「現代音樂的確是不好聽，可是作曲家們說他們不是爲觀衆而寫曲的。」

「如果是這樣，他們也不必把作品公諸於世啊！尼采曾說『如果太陽沒有這個世界，太陽就不是太陽了。』況且哪一個作曲家敢自比爲太陽呢？我認爲音樂應該注重於主觀的感受，而不是理智的思考。」

「你的作品中主觀感受的成份有多少？」

「至少從未被觀衆否定過，這就表示觀衆已能在我的曲子中找到他們熟悉的感情事物了。」

「你喜歡以新詩譜曲，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

「因爲我們生在現代，就應該用現代的語言來表達現代人的感情，況且我認爲新詩是目前中國藝術領域中成就最高的一部份。」

游昌發採用的新詩並不晦澀，很接近散文詩，此外他還喜歡用童話詩，在洪建全基金會出版

的「中國當代音樂作品第一輯」中，有他寫的一首「小蜘蛛」。

回國兩年有餘，游昌發一直在默默地教書、作曲、應邀演講，這次舉行作品發表會，照他的說法，是不幸「下海」了。我則提醒他在這次「下海」之前，他指揮的毅音合唱團已在二個星期前舉行過第二次公開演唱會，要說「下海」，已非初次。

「我並不喜歡指揮，只是團裏的同學興趣很高，又很熱心，所以我也就接下那份工作，誰知道我這個指揮還得按時交團費呢！」

毅音合唱團有十四名團員，以演唱牧歌為主，很多人喜歡他們的歌，只是在維持上有了困難，據游昌發說這是「士氣」問題。

「我是看開了，可是團員們沒有，他們需要社會的鼓勵和反應。」

如果以貌取人，游昌發年輕的髮型和面孔使他看起來只有二十來歲，如果以「言」取人，他「會得罪人」的話鋒和「不怕得罪人」的衝勁，仍使他像個二十來歲的小伙子，事實上，他今年正值三十五歲壯年，從某個角度看，他有那個年紀的圓熟，但是沒有那份吃得開的世故。



## 亞洲音樂新環境

鄧海珠

「整理過去，反映現在，開發將來」，這是五月三十一日在北市實踐堂舉行的「亞洲音樂新環境」演奏會的宗旨。

「亞洲音樂新環境」的發起，是由我國作曲家許博允在民國六十三年提出的，他集合了亞洲幾個志同道合的現代音樂作曲家，不定期的舉辦活動，除了在音樂會中發表彼此的新作，在會外交換彼此新的意念、素材、技巧外，他們還舉辦公開的座談會，凡是對音樂有興趣的各階層人士皆可參加，或討論、或發問。

這次音樂會中發表的作品有我國盧炎的「浪淘沙令」、許博允「琵琶隨筆」，日本池邊晉一郎「一價IV」，三枝成章「記憶」，韓國吳淑子「巫樂」、金清默「反映」等，所有作曲家都在演出前抵臺，親自指導樂曲的練習，並在舞臺上現身說法，解釋作品的構思。